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

三



向文簡公

名敏中字常之開封人登進士第通判吉州除左司諫  
知制誥權判大理寺出知廣州召還為樞密直學士  
幾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初以兵部侍郎  
叅知政事四年准同平章事出知永興軍為鄧延路緣  
邊安撫使知河南府封泰山祀汾陰皆為留守五年復  
拜同平章事

飛白書  
名付中  
書

付西鄧  
得便宜  
從事

許世平  
欲為亂

除僕射  
殊命

李昌武  
不測其  
意

太宗飛白書張詠向敏中二人名付中書曰二人者名臣為

朕記之向公自負外郎為諫議知樞密院止百餘日咸平  
四年除平章事後坐事出知永興軍幸澶淵手賜密詔  
盡付西詠得便宜從事公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會邦人大  
難有告林平卒欲倚難為亂者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廡下  
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難

入先令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塔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  
盡擄之果各懷短刃即席誅之勦訖昇屍亟命灰沙掃庭  
張樂宴飲賓從股栗歸田錄

真宗時向文簡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  
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  
殊命也敏中應其喜對曰臣今日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

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  
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方  
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

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  
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  
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  
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

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宴者亦寂無一

大耐官職

人明日再對 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 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筆談

決僧獄得實一府咸以為神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人并囊囊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窰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財及子婦屍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賊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為疑獨敏中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其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更食於村店店姬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如何吏給之曰昨日已斃死於市矣姬嘆息曰今若獲賊則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姬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姬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為神 記聞

勤於吏事所至著稱

敏中為柴氏所訟罷相出鎮時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寇萊公雖有重名所至之處終日遊宴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輒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為非也張齊賢儻蕩任情獲劫盜或時縱遣之所至尤不治 上聞之皆不以為善唯敏中勤於政事所至著稱 上曰大臣出臨四方唯向敏中盡心於民事耳於是有復用之意會夏州李繼遷末年兵敗被傷為備羅支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阿美必歸朝廷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卒德明納款 上亦欲息兵乃自永興徙敏

中知延州受其降事畢徙知河南府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為東京留守西祀還遂復為相薨於位記聞

知廣州以清廉聞

在衡軸一無所私

公性端厚明下遇事敏速曉民政識大賅判大理寺特没入祖吉贖錢分賜法吏公引鍾離意未艾珠事獨不受知廣州至荆南即市南藥以往在官一無所須以廉清聞在密院時西北用兵道路斥候走集之所罔不周知密靜遠權累在衡軸門无私謂諸子不令整務雖當大事若己不預焉審於采拔不妄推薦時以重德目之

張忠定公

名詵字復之濮州鄆城人舉進士中第知鄂州崇陽縣歷通判轉運使入為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通奏封駁司出知益州咸平初召還為戶部使改御史中丞出知杭州徙永興軍五年再知益州還朝未幾出知昇州秩滿州民借留就轉工部尚書再任仍充昇宣十州宣撫使代還不能朝復求領郡命知陳州八年卒年七十

請首薦張重華

公少僦僕有大志尚氣節重然諾為學必本仁義不喜浮靡太平興國四年秋與中丞寇公同赴大名舉議將首薦公公以同郡張重華素有文行即率寇公上書請以重華為冠一府欽數遂如公言士論多之韓魏公撰

命民拔茶植桑

公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摧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摧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其為箱而北者咸百萬匹其富至今始令下唯通城一鄉不變其後別自為縣民亦貧至今也談叢

封還詔書以無所私

公在銀臺時張永德為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其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既而果有營卒脇刺其大校者上始寤公言面加慰勞神道碑

淳化四年冬東西兩川旱民飢吏失救郵寇大起五年正月

張忠定公

李順陷成都

賊民以米易鹽

青羊寺

以錢給馬

秦羅能陝西運糧

化賊為民

命衛紹欽與繼恩共事

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遣昭宣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復命公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公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公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公聞而喜曰吾今可行矣時益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燕為事軍不敢往往剽奪民財公於是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廷面數其過將尺斬之吏皆股栗求活公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為之今能啗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呼曰唯公所命兵不分顧就戮公釋之繼恩即日分兵鄰州當還京師者悉遣之不數日減城中兵半既而諸軍請食馬蜀粟公命以

錢給之繼恩詎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聞召繼恩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不即討蜀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懼即時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羅能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乏糧為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一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公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日為賊脇從復其間有疲弱偶挂盜籍者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即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賊賊數十人請公行法公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公公曰前日李順脇民為賊今日僕化賊為民不亦可乎公度繼恩日橫不能改亟以狀聞願選中實可倚者與繼恩共事上乃命入內侍省押班衛紹欽充同招安使自是繼恩勢為屈未幾二人者皆召歸就以劍門關總管上官正為招安使順之餘黨悉公撫安于內

張憲定

戰報卒  
劉肝

正擒討于外再閱月而兩川平 神道碑

三年秋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為所部廣武卒劉肝所逐率眾掠懷安軍破漢州公方與僚屬會大慈寺報至飲燕如故舉城憂之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公適會客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始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今人得所掠氣驕敢逼五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乃行公為出送于郊激其盡力正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肝首餘黨盡平眾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 神道碑

軍情以  
公賞罰  
王王當

討劉肝兵廼有以賊首級求賞者公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剪來知復是誰殺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王帥令付營將理矣公命悉昇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以公賞罰至當相顧歡躍 語錄

令出必  
行

公性剛毅寡欲唯著皂純袍角帶不事外飾因責決一吏彼枝詞不伏公曰這的莫要劍喫彼云決不得喫劍則得公牽出斬之以徇軍吏愕貽相顧自是俱服公之威信令出必行 語錄

斬者吏

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繫獄此吏故縱之也 見語錄

上計之  
術在手  
識斷

時民間訛言云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郡縣饒饒至暮路無行人公召犀浦知縣謂曰近訛言惑眾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為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送上州公遂戮于市即日帖然夜市如故公曰妖訛之興診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 語錄

李順王均亂蜀張公鎮成都一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

張忠定公

此方悖  
逆乃自  
習俗

折米給  
采民無  
餓色

凡有興  
作工法  
音悅

詢君子  
小人各  
就其黨

鼓角為  
中軍號  
今

所薦皆  
方廉恬  
退之士

兩川學  
者知勸

小兒忽怒批其父張公見之集眾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况其長成豈不為亂遂令殺之數日間又一卒相歐公問知其一乃上名遂斬以卒自是一軍肅然地公前後治益愛利之政不可悉紀舉其大者則公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眾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叫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為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饑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公之賜也蜀風尚侈好遊樂公從其俗凡一歲之內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為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則治違之則人情不安輒以累罷去 神道碑

公凡有興作先帖諸縣於民籍中係工匠者具帳申來分為四番役十日滿則罷去夏則卯入午歇一時冬抵莫放各給木札一幘以禦寒工徒皆悅有一瓦匠因雨乞假公判

云天晴蓋瓦兩下和泥事雖至微公俱知悉 府史

公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再詢則事無不審矣李政問其旨公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 語錄

公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儻一刻差誤必詰之守籙者指名伏辜謂公為神明公曰鼓角為中軍號今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 語錄

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神道碑

益不貢士者幾二十年學校頽替公察郡人張及李政張達者皆有學行為鄉里所服遂延揖加禮敦勉就舉後三人悉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日振 神道碑

張忠正公



忠定公毋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鑄版謂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風俗篤孝義為本也

忠定公為御史中丞一日於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參知政

事溫仲舒為鄉弟及它語鄙其公以非所宜言夫大臣體

遂彈奏之齊賢深以為恨後於上前短公曰張詠本無

文凡有申奏比皆婚家主引備代為之禹備前在翰林作齊

賢罷能相麻詞其辭醜詆故齊賢兩欲傷之公聞自辨

上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閱於

龍圖閣未竟賜坐上曰今日暑甚願黃門於御几取常

所執紅銷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

上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通水燕談

公文章雄健有氣骨稱其為人嘗為聲賦河亦公周翰覽而歎

曰二百年來不見此作矣神道碑

公知杭州事時歲飢民冒禁販賣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

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殍如此若益禁益

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嘗里糶以法繩之境

內卒以無擾神道碑

初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聞之曰冕非

撫御才其能緩輯乎始踰年果致神衛大校王均之亂遂

冕據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會夏守馬公知節徙

延安上以公刑治蜀長於安集威惠在人復以公為樞

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事蜀民間之皆鼓舞相慶

如赤子父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公知民信已易嚴以

寬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慰愜蜀部復上公治轉運使黃觀

以政迹聞賜詔加獎就改吏部侍郎命謝濤巡撫于蜀

上遣濤諭公曰得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因詔公與

濤議鑄景德大鐵錢于嘉州一當小鐵錢十銅錢一于

張忠定公

蘇文賜

文章雄

竟益

後知益

景德大  
鐵錢

服信

斬茲民  
火患遂  
絕

同義張  
希顏元  
延貴

抗論丁  
謂王  
若啓上  
修心

為高人  
推重

今便之神道碑

公問李敞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  
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爾秀才只此一箇信  
五年方得成語錄

時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公廉知皆奸民所為潛捕得之乃  
命先折其脛斬之以徇火患遂絕神道碑

有范延貴者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中定公為守因問曰天  
使公路來還曾見好官負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  
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負也公曰何以言之延  
貴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昔田萊墾闢野無惰農  
及至邑則劉肆無賭博市易不敢爭夜宿邸中聞更鼓  
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公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  
好官負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延貴亦為  
閣門祗候皆號能吏也東軒筆錄

忠定公自金陵入苦惱疽未陞見御史閣門累奏上寬其  
告俾養疾公恨不得面陳所懷乃抗論近年虛國家帑藏  
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者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啓  
上侈心之所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不報出知  
陳州真宗嘗稱其材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餘嘆惜之  
澠水燕談

公天賦正直濟以剛果始終挺然無所屈撓自力學筮仕則  
有澤及天下之心而以富貴為薄逸人傳霖高蹈之士與  
公素善公嘗與夜會劇談時諸郡多病瘡者一夕頓愈嘗  
訪三峯陳先生博一見公厚遇之顧謂弟子曰此人於名  
利澹然無情達必為公卿不達則為帝王師其為高人推  
重如此神道碑

公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  
斯可以事君矣語錄

張忠定公

臨事有二難

公曰臨事有二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語錄

謂李政為政

公謂李政曰子異日為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乎先率其身不然則民退必有後言矣又曰子見舊政之弊其大者亦不須革觀農而動乘而革之雖痛繩以法亦然不生也語錄

治蜀似諸葛孔明

蘇軾書公帖後云以寬得愛愛止於一時以嚴得畏畏止於力之所及故寬而見畏嚴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而所及者遠矣張忠定公治蜀用法之嚴似諸葛孔明與公遺愛皆至今蓋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也

陳晉公

名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少為縣吏俄打節讀書中進士第歷官州郡以吏幹聞入判吏部選事拜益鐵使參

知政事出知江陵府

中復召為益鐵使知

同中書

尚書左丞陳公恕峭直物領計司多歷年所每便殿奏事

領計司補取

太宗或末深察必形請讓公斂板跋縮退至殿壁有牆而立若無所容侯帝意稍解復進懇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上以其忠亮多從其議故當時三稱職者公為之首王沂公筆錄

陳恕長於心計為益鐵使登臺去宿敵夫益輿利太宗深器

之嘗御筆題殿柱曰真益鐵陳恕

陳晉公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晉

茶法

公閱之第為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唯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

陳晉公

說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才以陳公為稱首後李侍郎認為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然非復晉公之舊法也東軒筆錄

為萊公自代

陳晉公自升朝入三司為判官既而為監鐵使又為總置使洎罷能參政復為三司使首尾十八年精於吏事朝廷藉其才晚年多病乞解利權真宗諭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是時寇萊公罷樞密使歸班晉公即薦以自代真宗用萊公為三司使而以晉公為集賢學士判院事萊公入省檢尋晉公前後改革興立事任類為方冊及以所出榜示別用新板題遍躬至其第請晉公判押晉公亦不讓一一與之押字既而萊公拜於庭下而去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為三司使始改茶法而晉公之規模漸革向之榜示亦稍稍除今則無復存者矣東軒筆錄

不進錢穀大數

陳如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如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怒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怒曰天子富貴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上聞而善之詔開

得二俊名世才

陳如領春官以王沂公為舉首咸中拔劉子儀于常選自云吾得二俊名世才也是不愧於知人揚文公以為然謂王揚休山立宗廟器也談叢

請發譯經院

公精於吏理深刻少恩性公直人不敢干以私頗備史傳多識典故前後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有吏畏服有稱職之譽善言論聽者忘倦素不喜釋氏嘗請發譯經院辭其激切真宗曰二教之興其來已久前代毀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論可也

李文靖公

名沆字太初汝州人太平興國五年擢進士甲科召試除右補闕知制誥淳化二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四年

李文靖公

罷一員宗升諸以為太子賓客詔東宮侍以師傳禮

**平**初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年七月薨年五十八

**勳**與初詔配饗真宗廟庭

雍熙中王化基上封自薦太宗謂宰相曰李沆宋湜皆嘉

士也即命中書并召試並除右補闕知制誥

李沆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範端凝真貴人也

俄除參知政事景中

趙保吉久叛朔方危感中外咸以為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

之則緣邊皆驚上訪於李文靖公公曰繼遷不死靈州

非朝廷有也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

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未幾靈州果陷

李文靖公沆為相王魏公曰方今預政事時西北隅尚用兵

或至盱食魏公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

文靖曰少有憂勤足為憂憂危亡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

事其後北狄講和西戎納款而封公祠汾蒐講陸曲靡有

暇日魏公始歎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歸田錄

李沆在相位接賓客常宴三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

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為無口魏維乘間嘗達亮語沆曰

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

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強虜西有戎

遷日盱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中如李宗示諤

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

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

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即此所謂籠罩龍

罩之事僕病未能也為我謝馬君沆常言居重位實無補

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爾朝

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

象先曰庸人擾之正此謂也恰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

利害

李文靖公

真貴人

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

先識人

無口魏

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

耶談苑

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 帝雅敬沆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

治道所宜先

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 帝問其人曰如梅

詢曾致堯等是矣 帝深然之故終 帝世數人者皆不

進用時梅曾皆以才名自直嘗遣致堯副温仲舒安撫陝

西致堯於閣門疏納仲舒言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

稱快然沆在中書不喜也因用它人副仲舒而罷致堯故

自 真宗之出至 龍川別志

仁宗初年多得厚重之士由沆力也

多得重厚之士

先生言 上真宗言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啟而卿獨無何也對

公事則人言

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効尤因言 祖宗時宰相如

此天下女得不治 龜山語錄

李文靖公為相時 上真宗嘗夜遣使持手詔問欲以其氏為

成王畏相

貴妃如何公對使者自引燭焚其初書附奏曰但道沆以

為不可其議遂與書曰成王畏相其此之謂乎 呂氏家範記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屢矣而

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

不用肯其才不足用邪抑鄙言不足聽邪文靖曰如斯人

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

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它日後悔當思吾

言也晚年與寇權龐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伏

文靖之識 東軒筆錄

李文靖公作相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

之可也 聞見錄

常讀論語

丁謂不可使在人上

公沉厚寡言內行脩謹識大體居位謹密不求聲譽所居  
湫隘處之晏然未嘗問家事退公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性

李文靖公

石保吉  
求為使  
相執議  
如初

慎重者  
雅望

兩事最  
得大體

人主一  
日豈可  
不知真  
懼

直諫有守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為使相 仁宗以問公公  
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  
之拜恐騰物論它日再三詢之執議如初遂寢其事及公  
薨數日乃卒拜焉公在相府動遵詔條不可干以私然人  
有請求無所辨明既抑退失望則歸各焉公亦不介意也  
故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慎重有雅望無如  
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庭爭素有風  
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王文正公遺事

元城先生論本朝名相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丞相或曰何  
以明之先生曰李丞相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  
家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  
意且 祖宗之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隱便正如  
老醫看有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小  
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

李丞相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  
事奏聞 上為之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為非問丞  
相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奏以不美之事以拂  
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告已之公不答  
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也若不  
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惟此兩事最為得體在漢之時惟  
魏丞相能行此兩事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  
而已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二事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  
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  
相輒奏言之此最為得宰相大體後之為宰相者則或不  
然好逞私智喜變 祖宗之法度欺蔽人主惡言天下之  
災異喜變法度則綱紀亂惡言災異則人主驕此大患也

元城先生語錄

新纂名臣言行錄卷四

馬正惠公

名知節字子元幽州薊人父全義從 **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卒公年七歲 太祖召見禁中賜名補官歷典數郡 **景德**中擢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進樞密副使出知大雄軍召知樞密院事出知貝州卒年六十五 開寶五年公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禪如老將 **王荆**公撰神道碑

嚴飭如老將

魏城台械如

雍熙二年監博州兵馬時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 神道碑

知定遠得粟五十萬斛

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二州之民轉饟河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餒其虜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 **太宗**嘉之 神道碑

守彭州以贏卒敗賊

李順之亂公討平劍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贏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以敗去 神道碑

破叛卒劉肝

蜀交劉肝聚黨數千人為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肝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為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薄我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肝等無噍類 神道碑

守秦州死犯塞

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二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說公去無一人犯塞 神道碑

知成都府有告騎士謀為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為送吏

馬正惠公



上知公  
果可屬  
大事

行幸必  
以公為  
都總管

議備契  
丹

極言天  
下安不  
可忘戰

天下至  
今稱正  
直

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  
而課其漕事為賞罰至今便之神道碑

又移知鎮州會契丹入邊自澶以比城郭皆書閉功使過公  
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

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次澶  
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乃出師猶

辭以中渡無橋至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  
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神道碑

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為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為  
都總管許以車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輒

戮一人神道碑  
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

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神道碑  
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大臣方立言祥瑞而公每不然

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它爭  
議甚眾真宗多以公言為是神道碑

公少伉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  
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神道碑

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蹇蹇言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  
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真宗初或甚忤然

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神道碑  
曹武穆公

名瑋字寶臣武惠王之子以父任補西頭供奉官閤門  
祇候知渭州

真宗即位遷西上閤門副使徙鎮戎軍  
為環慶鈐轄兼知邠州徙真定鈐轄復為涇原鈐轄兼

知渭州移知秦州兼緣邊安撫使  
中為鄜延路副  
都總管拜宣徽北院使簽書樞密院事除南院使環慶  
路都總管安撫使

曹武穆

州觀察使知青州徙天雄永興軍拜昭武軍節度使知  
真定府定州都總管天聖八年薨年五十八嘉祐中詔  
配享 上真宗廟庭

公知鎮戎軍時繼遷虐使其衆人多怨者公即移書言朝廷  
恩信撫納之厚以動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如諸  
族皆內附咸平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  
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旌拒使謀臣狼顧而西憂方其  
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必盛強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  
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家妙娥等遂接  
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去就  
尚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成就之其飛必矣即自將  
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敢窺  
邊王荆公撰行狀

上言夏  
人宜即  
捕滅

故爲貪  
利以誘  
虜

曹南院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偵虜兵去已  
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位其下憂之  
言於瑋曰牛羊無用徒糜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令使  
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歸不整遽還遂襲之瑋  
俞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近使人請之曰  
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  
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歇定  
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遂棄牛羊而  
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  
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  
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筆談

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  
真宗留其一樞密院而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  
圖議事行狀

圖兩路  
山川以  
獻

秦西南羌喃所囉宗哥立道始大遵獻方物求稱贊普公上

義錄丹  
我願取

自是秦  
人無事

不期

射者勇貴  
人而番  
由是習

書言夷狄無厭一足其求必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  
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為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仇遵矣又  
將為寇吾治兵以俟爾遣使具畀賞樣丹招熟戶郭廝敦  
為鄉導公即誘樣丹捕廝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廝敦  
公遂奏以為潁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市城以獻生心是張  
吉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為道耳目及公誅樣丹即皆惶  
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遂帖  
服皆為用至明年囉遵果悉眾號十萬寇三都公帥三將  
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客省使康州防  
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吐臘鬼留等諸羌囉遵遂以窮孤  
逃入積中而公斥境隴上置弓門威遠凡十寨自是秦人  
無事矣 行狀

曹侍中將薨 太宗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  
固問之對曰臣二子璩與瑋材器有取臣若內舉皆堪為

將 上問其優劣對曰璩不如瑋已而果然瑋知秦州嘗

出怨城以城上避箭版太高召主者令下之主者對曰舊

如此久矣瑋怒曰舊固不可改邪命牽出斬之僚佐以主

者老將諳兵事罪小且可赦皆諫瑋瑋不聽立誅之軍中

鬪伏西蕃犯塞候騎報虜將至瑋方飲嚼自若頃之報虜

去城數里乃起貫戴以帛纏身令數人引之身僵不動上

馬出城望見虜陣有僧奔馬往來於陣前檢校瑋問左右

曰彼布陣乃用僧邪對曰不然此虜之貴人也瑋問軍中

誰善射者眾言是超瑋即呼超指示之曰汝能取彼否對

曰憑太保威靈願得十五騎裹送至虜陣前可以取之瑋

以百騎与之勅曰不獲而返當死遂進至虜陣前騎左右

開超射之一發而斃於是虜鳴笳嘯而遁瑋以大軍乘之

虜眾大敗出塞窮追俘斬萬計改邊數營城而蕃由是習服

至今不敢犯塞每言及瑋則加手於頂呼之為父云瑋在

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二顯言邪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記聞

守秦以恩信結番族

山上方秦法

陝西所

備西措

備所已

曹瑋之守秦州也州之西止於文盟關關之所在最為要害關之左右皆蕃族也瑋以恩信結之咸為之用故秦州每歲出兵以守文盟而已所守既寡則州兵雖少而足用粮草可以自給自後節日守其舊規不敢增改龍川志

公為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衄尤有功于西方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公以謂如此非所以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又請補內附羌百族以上為軍主假以勳階爵秩如王官至公嘗為成法陝西取邊人為弓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發地募人為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種飲為發州兵戍守至今邊額以實所募皆為精兵

取隴外隴下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隴下為德順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為便也自三都之戰威震西海唯斯囉聞公姓名即以示加額在天雄契丹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既請盟上真宗於兵事尤重慎即有邊奏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守一議終無以奪上真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在往往密以付公可

否行狀

公在西府丁謂用事稍除不附已者既貶寇萊公指公為黨出公環慶又降知萊州公自知宿將為謂所忌恐益為奇中即日上下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戟矢箠自隨行狀天雄卒有犯法眾謂獄且必殺之公乃處以常法或以為疑

曹武德公

賈同謂  
璋果名  
將

璋不  
十年  
方當  
有

璋元  
吳兒知  
真英物

公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吾眾非喜殺也平  
時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公客  
外舍公欲按邊即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  
出就驛見甲士三千列立人音不徹舍同歸語人曰璋果  
名將也公為將不如其父寬然自為一家云

寶元中主忠穆公為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問邊  
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謫虢州翰林  
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驪之此  
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  
時為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  
西謫官初起為定帥驪至定治事畢璋謂驪曰決事已畢  
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驪既愛其雄材又  
聞欲有所言遂為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  
公滿面權骨不為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  
然不十年必摠樞柄此時西方當有警言公宜預講邊備蒐  
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驪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  
教曹曰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于中  
國怒其負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  
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  
則誰肯為我用者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  
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于市中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  
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  
子必須為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驪  
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筆談

萊國寇忠敗公

名進字平仲華州下邳人中進士第知歸州巴東縣通

判鄆州 太宗召對稱旨為三司度支推官鹽鐵判官

二年擢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罷知

青州明年召參知政事（宗憲）二年罷知鄧州（咸平）初徙

河陽同州鳳翔府知開封府除三司使（景德）元年同平

章事三年出知陝州徙封泰山徙天雄軍入為樞密使

同平章事未幾以使相罷判河南府永興軍（天禧）元年

復入相三年罷為太子太傅降太常規知相州徙安州

貶道州司馬（諫諍）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天聖）元年

徙衡州司馬未行而薨年六十二後十餘年贈中書令

賜諡詔翰林學士孫抃撰神道碑御篆其首曰旌忠云

公年十九舉進士時上（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往往罷

遣或教公增其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遺事）

知歸州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唯具鄉里姓名揭縣

門民莫敢後者嘗賦詩有野水無人渡孤舟尽日橫之句時

以為若得用必濟大川手植雙栢於縣庭至今民以比甘

棠謂之萊公栢（政要）

太宗時寇公為負外郎奏事件上旨上拂衣起欲入禁

中公手引上衣令上復坐史其事然後退上由是

嘉之嘗曰朕得寇准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記聞）

太宗時一歲大旱天子以為憂嘗輦過館中汎以問眾眾

皆曰水旱天數也堯湯所毋奈何准獨曰朝廷刑罰偏頗

凡天旱為是發耳上怒起入禁中頃之召准問所以偏

頗狀准曰願召兩府至前臣即言之有詔召兩府入准乃

言曰某子甲坐贓若二少爾罪乃至死參知政事王沔其

弟淮盜所主守財至千萬以上願得不死母罪非偏如何

上顧問沔沔頓首謝即皆罷去其暮遂大雨上大喜以

准可用遂驟進（劉首父撰萊公傳）

公在青州太宗久不豫驛召還問後事公曰知子莫若父

臣愚不當與也固問之公再拜曰臣觀諸皇子惟壽王得

壽王得人心

刑罰偏頗天旱為發

得寇准尤親鄭公

萊公栢

初進取

寇忠敗公

召還領  
相印

請幸澶  
淵

幸蜀幸  
江南之  
議不一

遣置邊  
河守將

六宮登樓以觀百姓皆合手叩額歌呼相慶曰少年天子也李后聞之不悅以告上上即召公責曰百姓但知有太子而不知有朕卿誤朕也公曰太子萬世嗣社稷之主也若傳之失其人是為可憂今天下歌其得賢臣敢以為賀

上意始解遺事

**晉**即位公守青州上想見之會遣中使撫巡山東因令問公安否且促取朝見表來公再拜謝曰陛下若不棄臣朝召而夕行也要君之章實不敢上既而召還遂領相印遺事

契丹犯澶淵急書一夕凡五至萊公不發封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真宗大駭取而發之皆生疑也大懼以問公曰陛下欲了欲未了邪曰國危如此豈欲久耶曰陛下欲了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上不語同列懼欲退公曰士安等止候駕起從駕而北上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而大事去矣請无還而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及之

談叢

澶淵之役王超傳潘兵力弗加遂致中外之議不一至有以北戎狃開運之勝聞於上者唯寇萊公首乞親征李沆宋湜贊之然而羣下終以未必勝為言時陳堯叟請幸蜀王鈞若乞幸江南上召萊公問之公曰不知誰為此謀者上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公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覆鼓然後北伐耳上悟遂決澶淵之行

見東軒筆錄遺事

行次長垣遣置邊河守將準侍上側積制書數十通近臣在東西廡下呼而命之皆辭曰無兵詔報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聽若所為不責若野戰但陷失城郭則以軍法從事皆馳傳去州郡卒无陷者

萊公傳

公從上在澶淵王鈞若陰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蜀上以問公時鈞若堯叟在旁公心知二人所為陽為不知曰

上意以軍事委準

準請上以死守

高瓊等謂準所言

準所言

誰為 陛下畫此策者可斬也今虜勢逼隴 陛下當率  
勵眾心進前禦敵以衛社稷柰何欲委棄宗廟遠之楚蜀  
邪且以今日之勢變圖面軫一步則四方瓦解萬眾雲散  
虜乘其勢楚蜀可得至邪 上悟乃止二人由是怨公

契丹寇河北南至冀負虜騎甚盛州郡震動 天子北巡至  
澶州虜騎已過魏府矣 上疑不欲渡河駐南澶州準勸

上北渡以固士卒心毋令虜得乘勝 上猶豫未決時陳  
堯叟勸 上避之蜀王欽若勸 上避之金陵 上以問

準 曰誰為 陛下畫此計者 上曰願所畫如何耳毋  
問其名準曰臣姑欲知之先斬此曹以令天下且 先帝

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用兵甲聚於京師宗廟社稷之所  
寄也不幸有事 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今一旦棄去

非復 陛下所有若盜賊因緣而起 陛下當何歸乎  
上默然 此亦與陳水 準又勸 上北渡 上猶未決因

起更衣準亦下殿去時高瓊為殿前都指揮使宿衛殿下  
準謂瓊曰事當柰何大尉胡不一言瓊曰相公謀之廟堂

瓊何敢與知然相公所以謂 上何準曰今渡河則河北  
不勞力而定不渡則虜日益熾人心不敢自固雖有智者

不能善其後矣瓊呼曰 陛下聽寇準語準所言是也  
上還問之語良久準即跌瓊以其兵先渡又自牽馬奉

上上乃從之既至澶州 上御城北門準居 上則上盡  
以軍事委準虜數千騎乘勝薄城下有詔吏士迎擊之斬

獲大半虜乃引退不敢復逼會暮 上還宮留準居城上  
上使人視準何為曰準方飲酒歌笑 上未嘗不釋然也

遺事云 上至澶州賊猶未退 公曰八軍心在 陛下  
身上今若登城必禽賊矣 上因御澶州之北門將士望見

黃屋皆呼萬歲聲震原野勇氣百倍 又訊問曰公在澶  
淵益夕與 楊億欲博 筆 宣呼常達曰或就或展則鼻  
息如雷 如此 使人復何 喜 相持十餘日契丹計索欲引去

寇忠愍公

始遣使請和既有約矣又率其眾欲真填會有飛矢射



契丹請  
和益堅

守歲給  
母過二  
丁方

勸帝縱  
虜歸國

智將不  
如福將

上馬孟

萊公因  
事出欽

其統軍殺之契丹大擾其請和遂益堅準不肯虜使來益  
恭 上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時 上厭兵  
事姑欲羈縻不絕而已於是有所謂準不願與虜平幸有兵  
事以自取重 上亦不悅準不得已乃許之當時虜卒因  
來寇入中國千餘里其歸不十日不能出漢地郡邑堅壁  
清野以待寇虜人馬飢乏百萬之眾可毋戰而死虜窘如  
此誠少抑緩之契丹不敢不稱臣幽州可必得也 萊公傳  
虜兵既退來求和親命曹利用與之約時契丹已疲又懼鎮  
定大兵扼其歸路見利用至其喜服以珠綠貂裘虜主求  
割河北利用曰如此臣得族罪矣不敢以聞許歲給金繒  
二十萬虜嫌其少利用復還奏之 上曰百萬以下皆可  
許也利用出準召利用至幄次語之曰雖有勅旨汝往所  
許毋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 將斬汝利用股  
栗再至虜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 詔聞

和議成諸將請設伏邀擊可使虜匹馬不返萊公勸 帝勿  
從縱虜歸國以保盟好 聞見錄

宣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萊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  
在賊後方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為朕守魏萊  
公曰當此之際无方畧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  
觀參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且可為守於是即時進就  
出勅退召欽若諭以 上意授勅俾行欽若泣然自失未  
及有言公遽曰 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  
柄臣當射此意駟騎已集仍放朝辭使且即牽身乃安也  
遽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孟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  
公答拜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為同列也欽若馳入魏則戎  
虜滿野无以為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數日虜騎退  
乃乃召為次相或云王公數進疑辭於 上前故萊公因事  
出之以成勝敵之勳耳 東軒筆錄

寇忠愍公



合準始不肯曙固要準準亦因此復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天禧三年也萊公傳

天禧末 真宗寢疾 章獻明肅劉太后漸預朝政 真宗  
意不能平寇萊公探此意遂欲廢 章獻立 仁宗尊

真廟為太上皇而誅丁謂曹利用等於是引李迪楊億曹  
瑋盛度李遵勗等叶力外畫已定凡誥命及使楊億為之

且將宰事會萊公因醉漏言有人馳報謂二夜乘犢車往  
利用家謀之明日利用入盡以萊公所謀白一太后遂矯

詔罷公政事及 真宗上仙遂指公為反而投海上其事  
有類上官儀者天下冤之楊億臨死取當時所為詔誥及

始末事迹付遵勗收之 章獻上仙遵勗乃抱億所留書  
進呈 仁宗及敘陳本末 仁宗盡見當日曲直感歎再

三遂下詔湔滌其冤贈中書令謚曰忠愍又贈楊億禮部  
尚書謚曰文凡預萊公黨而被逐者皆昭雪之故李淑為

億贈官制曰天禧之末政漸宮闈能叶元臣議尊儲極蓋  
謂是也 東軒筆錄

公好士樂善不倦推薦種放丁謂之徒皆出其門然嘗語所  
親曰丁生誠奇材惟不堪重任公為丞相謂參知政事嘗

會食都堂羹菜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  
為宰相拂髮鬚耶謂慙不勝公恃正直而不虞巧佞故卒為

所陷 遺事  
公為樞密使曹利用為副使公以其武人輕之談事有不合  
者輒曰君一夫耳豈解此國家大計利用由是銜之 真

宗將立劉后公及王旦向敏中皆諫以為出於側微不可  
劉氏宗人橫於蜀奪民鹽井 上以后故欲捨之公固請

行法是時 上已不豫不能記覽政事多宮中所決丁知  
曹寇不平遂与利用合謀請罷其政事除太子少傅 上  
初不知歲餘忽問左右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亦

謀廢章  
獻上仁  
示

因醉漏  
言

仁宗見  
曲直感  
歎

丁生不  
堪重任

利用銜  
萊公

寇忠愍公

莫敢言 上崩 太后稱制公再貶雷州是歲丁卯獲罪

公貶死於雷 詔還葬維陽過公安民皆迎祭哭其喪斬竹  
插地以掛紙錢焚之尋復生荀成林邦人神之號曰相公  
竹因立廟其方祀奉其謹劉真父王樂道各嘗為文刻石  
以記其事 見塵史及名臣傳

張忠定公守蜀聞萊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蒼生无  
福門人李旼怪而問之曰八千言而不尽者準一言而尽  
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李自張寇布衣交也萊公在此忠定在蜀還  
忠定常面折不少加在貴不改也萊公在此忠定在蜀還  
不留既別頌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无他語萊  
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孝无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談叢  
準得罪南行過零陵踰大陂溪夷水間鈔掠而去已而酋長  
召告之曰若等奈何籍賢相行橐秦神明其佑若乎 趙遣種  
人持所掠還準伏道下引道且拜準慰遣之至南海晨旦  
朝詣從事如常時謂其子曰守法奉正士人常操以窮通  
成敗易之者非吾意也為魯後於魯東備置祀掃其間尤  
坐終日寂无它營經史共弄及天竺書環列前後暇或看  
誦之賓至則滿高曠虛笑語無二若初无鄙廟之貴者嶠  
南山水峻絕馬不能進郡縣官有伐竹為輿以送準者  
準謝曰吾罪人騎馬足矣冒父溥捫險阻日行百里左右  
為之泣下準昂然无隕獲容色其度量過人如此及雷陽  
吏以圖轅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山凡十里準恍然  
悟曰吾少時有到海抵十里過山方萬重之句迺今日意  
爾人生得喪豈偶然耶 蘇忠碑

呂正惠公

名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晉朝以蔭補千牛備身 關西  
中知成都府 太宗朝再為開封判官皆坐累左遷復

迎立太子

良公輔

公輔

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止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尋以繼勳為使相，赴陳州。本鎮昌齡為忠武行軍司馬，繼恩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流潯州。此聞

貞宗

既於大行柩前即位，垂簾引見羣臣。宰相呂端於殿下

平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

記聞。又談叢曰：太宗不豫，呂正惠公日與太子問起居。既崩，奉太子至福寧殿中，而先登御榻，解衣視之，而降

榻。太子以升，遂即位。

趙普在中書，呂端為參政。趙普謂人曰：吾嘗觀呂公奏事，得

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言。真公輔之器也。晉

公談錄

公姿儀瓌秀，力有器量，寬厚多恕，意豁如也。雖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涂為當世所服。善與人交，輕財好施，未嘗問家事。其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靜簡易為務。每奏對，同列

多異議，公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曰：自今中書事必

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公讓不敢當。真宗初即位，每見

公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

制，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上甚嘉納。

新纂明一十朝名臣言行錄卷五





